司馬法集解

司馬法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文義多不可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義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懲勸之道收用遊說技藝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江陰劉氏曰凡與敵將戰必先定統帥之爵位著將吏之功罪

收攬遊俠之士。申明教詔之言。訊儲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訊一作諏

太原劉氏曰。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討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作辨。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己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江陰劉氏曰。識約其衆。選求材技而用之。方慮猶方物也。謀發慮也。物事也。凡料敵制勝。必當比方策畧。出謀發慮。以盡事物之情。苟能極其事物之情。則能解變人心之所

嬌推明衆心之所感矣。猶孫子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楪祥去疑之意也。凡取勝之道必當撫養將士之力。以索事機之巧。然索其巧在乎人心之動而已。若王覇閉營休士而屈蘇茂周建之類是也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成字恐誤恥者所當羞恥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固其兵衆。相其地利。治其紛亂。進知所止。服人以正。成乎廉

恥當約其法省其罰蓋立法雖嚴用刑宜省。今曰小罪乃殺者，正所謂以小警大，人人惴慄而自不敢犯其大罪矣。下文所謂小罪勝，大罪因，意正在此，若呂蒙泣斬鄉人之盖笠者是也。

小罪勝，大罪因。

太原劉氏曰，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曰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足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小罪既已即刑，則大罪自然而遂矣。

順天阜財，懌（音亦）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太原劉氏曰，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説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也。○江陰劉氏曰順

天奉時而不違也。阜財。因糧於敵也。懌衆。勉勵衆心而樂從也。利地。守其地之險阻也。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是也。

順天奉時。

太原劉氏曰。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

阜財因敵。

太原劉氏曰。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懌衆勉若。

太原劉氏曰。懌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利地守隘險阻

太原劉氏曰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難阻絶之地也所謂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

太原劉氏曰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為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殳矛長兵也可用以守殳攢竹八觚無長一丈二尺矛鉤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

文。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太原劉氏曰。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五兵五當者。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使吾軍更迭而戰。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爲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江陰劉氏曰。長兵弓矢是也。短兵。殳矛戈戟是也。凡用五兵。必須各用其當。弓矢以爲戈戟之衛。戈戟以爲弓矢之救。故分番而戰。則力舒而長久。同力而戰。則勢勇而兵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太原劉氏曰。之或曰當作支傳寫之誤耳。言見一物則思與侔。是謂兩相支持之道。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見敵有此物相拒也。吾亦有此物相對。是謂各有其器也。若敵人用長兵。吾豈可用戈戟短兵敵人用輕騎。吾豈可用重車。此見物與侔之意也。

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太原劉氏曰。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實而舉動。主者主客之主也。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也。馬

所以戰斗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伕閑伕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江陰劉氏曰主將雖能勉勵其衆尤當相敵虛實強弱而後舉何謂乎將心心也衆心心也蓋言主將同乎士卒之心士卒亦同乎主將之心也馬牛車兵伕飽言能使其安失且飽不使勞而饑之所以得其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太原劉氏曰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惟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爲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爲伍譬如人之指拇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江陰劉氏曰用兵之道教當爲先戰當有節百人

為卒。五人為伍。書如一陣之中。將軍。身也。士卒。股也。軍伍。指拇也。身動則股隨。股隨則指拇皆至。條此所以謂之有節也。

凡戰權也。鬬勇也。陣巧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鬬者勇而赴敵也。陳若巧而取勝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下缺文當作氣。作其氣。則可以戰。善鬬者。以其有勇也。陳始於丘井之法。八陣六花。皆本於此。觀乎李靖所謂陣闊容陣。其巧固可見矣。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太原劉氏曰。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之所能行者。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

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江陰劉氏曰。吾之所欲者則必取而用之。若大夫種之有七等越王擇而用之之類是也。吾之所能者。則竭力而用之。若水戰南人所長而周瑜從黄蓋之計以焚赤壁之兵。是也。吾之所不欲者則廢而不用。若崔浩不欲南伐乃陳天時不利五者之類。是也。吾之所不能者則廢而不行。若李光弼以野戰不若史思明而不與戰之類是也。敵不欲者。使敵用之。敵不能者。使敵行之。若秦間於趙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凡若此類。使與我相反。則吾兵可勝矣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太原劉氏曰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江陰劉氏曰註見下文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太原劉氏曰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此所謂有天○江陰劉氏曰凡行師振旅時日既定無風雨怪異間阻不至變遷而龜之勝兆隱然而見是謂得天時者也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太原劉氏曰衆人有才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吾之財力既有乃復得之於敵國因生

羨餘。此所以謂之有財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
太原劉氏曰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利以備之此所謂有善。○江陰劉氏曰軍旅之中人皆習於戰陳之利又能極推事物之理以為豫立之計若傳永知南人好夜斫營豫置火上流以誤之又若韋孝寬堅守玉壁實外盡攻擊內應無窮是也此所以有應變之善也。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太原劉氏曰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

太原劉氏曰。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陣。堪物能簡治。見物能應卒。此所謂行豫之道。○江陰劉氏曰。軍勢大者。必當以堅固持重爲本。不可輕躁率易。兵力多者。必當廣施教令。明定分數。上暇而閑。人教而習。所以治衆如治寡。多多而益善也。堪者能也。任也。簡者要也。大也。物事也。卒急變也。爲將而能任其大事。則其政至簡而易治矣。所謂見物應卒者。言其事至物來。而能臨機應變也。若此者。皆由教之有自。行之有素也。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太原劉氏曰。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江陰劉氏曰

車輕則堅步輕則勇復以弓矢禦於前敵不敢犯

故謂之大軍也。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太原劉氏曰。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江陰劉氏曰。凡陳有嚴密安靜之勢。內必多強壯驍雄之力。是謂堅固之陣。而敵不敢犯。李光弼望史思明之衆。言賊鋒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爲虞。正謂此耳。

因是進退。是爲多力。

太原劉氏曰。因是固陣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謂多力。○江陰劉氏曰。因固陳之理而得進

退之法。此所以謂之多力也。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太原劉氏曰。上閒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陳。煩陳者。頻煩於陳。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江陰劉氏曰。上得閒暇。人習其教。所以謂之煩。正之陳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太原劉氏曰。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為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別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江陰劉氏曰。辨判也。別也。此承上文上暇教而言也。夫一陳之內。部伍統時各有所職。而秩然不亂。則所職之事。因是而明辨矣。謂之簡。而且治。不宜亦乎。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太原劉氏曰。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强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江陰劉氏曰。稱。銓也。欲稱其兵之衆寡。必因其地之廣狹。此卽孫子所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也。李靖裕料陝州無十五里光明長甲。蓋出乎此。兵家之術。不出乎一因字。故孫子有言曰。因形而制權。因形而措勝於衆。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而取勝者

謂之神。又曰。行火必有因。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觀乎古之名將之用兵。孰不由於因敵之令陳而取勝乎。故龍且不夾濰水而陳。則韓信不能囊沙壅水以斬之。史思明不嚴命李日越必擒光弼則光弼不能還壘而降二將也。令曰因敵之令陣然後以為攻戰守之計。若出一揆。參。參伍也。夫兵之一進一退一止。必用前後相序。車徒相續不可散漫錯亂以失紀律。此所謂戰陣參伍之法也。其詳見李靖論伍法之要。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

太原劉氏曰。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

信也不和者民不協和也怠者不謹也疑者言

所感也散者棄絕之也懾者畏懼也拔挂者言無

不相順從也詘者詰詘而不伸也若撥亂也肆

者放肆也崩者崩墜也縱者縱弛也此所謂戰患

戰患者為戰之害也〇江陰劉氏曰怠吳王之怠而

下疑也散損也伏也懾懼也退伏而畏懼也拔岐

也拄撐拄也謂傍生邪議而沮壞事機也詘通作

屈頓壞也挫也言屈辱而頓挫也肆恣也崩潰也

縱違誤也恣肆崩潰縱而無紀律也此皆臨陣

取敗之患也

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太原劉氏曰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恃驕者

敗。項梁恃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懾懾者畏而又畏

畏之甚也。畏敵者，照符登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

為晉兵有懼色是也。吟嘖者，嗟吝呷吟喧嘖之聲

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鄭子施喜作事後悔恨

也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蕩折也。○江陰劉氏

曰：驕驕者，謂將驕而兵亦驕惰也。懾懾者，謂將氣

諜懾懼而兵亦畏縮也。吟嘆也，嗟左怨之聲也。憂

慮也，虞懼防慮太過而反憂懼也。悔事已去而

復追悔也。此數者，乃自毀傷折衄禍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也，剛柔

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

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强弱虛實地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兩作對待如所謂戰鬬權變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堅柔輕車堅馬良也參伍易參伍以變三相參爲參五相伍爲伍兩周禮五伍爲兩亦軍伍錯綜之數也上文既言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以爲戰參之法矣此言大小堅柔參伍衆寡者蓋以明其車堅馬良各適其用隊伍精明不失其列也戰權戰伴之操權也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邇間者間使也間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上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觀邇如見鳥起而知其虛獸驚而

知其覆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赤壁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論大峴山。見南燕禾穀成熟在野而去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江陰劉氏曰。間諜偵緒也。即今之細作也。間遠者。以人覘敵之虛實於遠也。觀邇使人察敵之動靜於近也。因時因得天時也。因財得敵人之財也。貴賢貴其有信於衆而成功也。惡疑惡其使衆疑惑而敗事也。所謂因時者。若崔浩議擊蠕蠕之類是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太原劉氏曰。振作兵士之氣。當諭以義。則上氣自

借作事當乘其背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患用其惠則人感而心服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亂驚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者必先明其大義[illegible]哉

不得不行至於天時又當奉承而勿敢違所謂作兵義而作事時也所以使人喜見[illegible]承靜見[illegible]亂服見敵危雖臨於難而猶不棄其衆也又曰作者興也興兵主義興事順時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太原劉氏曰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刃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接也○江陰劉氏曰刃上猶言兵交之際也敏捷也爲將之道居國之中則當以信服衆在軍陣間則當廣以威武兵交之際則當果敢敏捷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太原劉氏曰在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法則大小齊一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過敵莫當○江陰劉氏曰既能立其信義則居國而能和矣既能廣其威武則在軍而有法矣既能致其勇敢則兵交而見功矣○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太原劉氏曰居國要見和好和好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軍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賞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江陰劉氏曰方向慕也居國而和則人見愛矣在軍有法則人見向矣交兵知勇則人見信矣○

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太原劉氏曰。凡布陣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鬬惟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江陰劉氏曰。凡陣行則當疏。交戰則當密。五兵相用則當雜。蓋陣疏則不亂。戰密則力齊。兵雜則有功。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太原劉氏曰。人教以敦厚靜專乃成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江陰劉氏曰。言軍隊衆多。而教令忠厚。所以靜而治也。以威利章連下文。○愚謂此句屬凡陳一節。言軍士既教以厚重靜密。然後乃治理威令。而宜示以條章也。未審然否。

相守義則人勉。

太原劉氏曰。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江陰

劉氏曰。威武功利而有章。上下相守而有義。則人自相勸勉矣。又曰。章。條章也。義。信義也。

慮多成。則人服。

太原劉氏曰。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江陰劉氏曰。凡出謀發慮。事事有成。則人自悅服

時中服。厥次治。

太原劉氏曰。時人中心悅服。其序次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江陰劉氏曰。義理欠明。未敢強解。○愚謂。時。是也。於是人中心悅而誠服。其次者亦皆革面而順治矣。未審然否。

物既章。目乃明。

太原劉氏曰。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

旗幟旛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江陰劉氏曰。軍中旗幟皆物也。旗鼓乃軍中之耳目。今曰目。乃明詧取其物色。有章而視見明白也。

慮既定。心乃強。

太原劉氏曰。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江陰劉氏曰。為主將者。計慮勝負已定。而不為邪議所惑。則心有所主。而能自強無畏矣。若周瑜所謂請得精兵五萬人。往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之類。是也。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太原劉氏曰。或進或退。無所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上下

疑有關文。○江陰劉氏曰。凡爲偏將者。率其所部輕進輕退而遂不疑見乎敵人。而又無謀。故犯軍令以致敗績。宜即誅之。然當明正其無謀無慮之罪。不可易其姓名也。無變其旗者。蓋人當易而旗幟方色不可換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太原劉氏曰。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江陰劉氏曰。誓。誓書也。章。誥章也。即湯武之誓誥也。厲。灾異也。祥。祥瑞也。凡爲事從善者其理必長。若欲遵古。則當依誓書而作誥章。蓋誓誥

之。是無不盡善。故當遵而行之。此所以王者無敵。而吾之兵衆乃強也。然作誓誥。猶當盡滅災異祥瑞。恐惑人之視聽。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是也。昔漢高祖 止宜因古作誓。柰何兵孤勢弱。懼楚偷安。又無伊呂之臣。所以不敢明立誓誥。但與秦民約法三章。觀乎大風之歌。安得壯士兮守四方。則其始終不足以繼湯武之志可見矣。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太原劉氏曰。滅厲之道。二。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前曰滅厲祥。此 止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成王

者之基業說一天下之形使人皆心喜悅此所謂
兼用其人也○江陰劉氏曰滅灾之道以義爲主
義孚於人則灾異自弭所謂妖不勝德也唐李孝
恭言盃酒變血賊授首之兆即此意也今而明此
大義蒙之以大信臨之以強勇成立國家之基以
一天下之勢則人孰不喜悅所謂兼用天下之人
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太原劉氏曰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
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城
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
者是也○江陰劉氏曰兵家權術雖甚於此然遇

世之安史之害。不得不如是也。成其溢者。使敵人
窮奢極欲。沉緬酒色。大興土木。濫刑不道。廢黜忠
良。信任姦回。大失人心。民神懟怨。是也。奪其好者
結其英雄。收其游士。釋其囚禁。截其糧道。擾其要
害。取其兵馬。絕其救援。分其兵勢。是也。權謀已行
則吾可乘其弊於外。而其衆自亂於內矣○愚謂
此陳后山所謂穰苴之所知者。而謂先王為之者
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
兵。是謂七政

太原劉氏曰。初一曰任用賢人。次二曰正以率下。
次三曰備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技。次五曰慎火

攻之法。次六曰備水攻之利。次七曰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江陰劉氏曰人智勇謀略之人也。即太公所謂行師當用七十二人是也。正。天下之正道也。辭辭命也軍國之間以辭命為主辭嚴而正則可以服敵辭失而卑適足其以致釁若呂相之絕秦趙咨之使魏是也。巧巧於應變也。火即孫子所謂五火是也。水即韓信之背水壅水是也。兵即上文五兵是也。此所謂兵家之七政也。

榮利恥死是謂四守。

太原劉氏曰。榮寵遇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恥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恥死所以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江陰劉

氏曰榮爵祿也利恩賞也恥窘辱也死刑罰也蓋爵不可濫予恩不可濫施士不可輕辱刑不可妄殺此四者誠主將之大權宜謹守而用之故謂之四守也爵賞固不可濫然逢高取非已有而與人則不可拘於此矣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

太原劉氏曰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樹喜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發怒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厲鋒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容色喜色也積威怒意也喜而賞則敘之以喜色怒而罰則震之以威嚴賞罰既行人已信服即當改變其意以待其下不可喜而不已怒而不解也

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太原劉氏曰：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江陰劉氏曰：此因上文而言。凡行此道，唯有仁心者，則民見親。然有仁心而無信義，則為假仁之人，而反喪其身矣。若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涕泣分飲食，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太原劉氏曰：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

不共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必其所當焚。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意疑脫之也。○江陰劉氏曰。詳見前。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飭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謂戰法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既鼓三軍之勇氣然後以發其政令。政令既嚴又必假之以顏色道之以言辭

人心畏懼。則因其畏懼而戒以敬謹。人心欲戰。則因其欲戰而使之奮勇。入敵所制之地。又當分以職命。若為奇兵者則當間道對敵。為正兵者。則當分布背陣。為餽餉者則當力通糧道。使各就其職。間敢違令。此進戰之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

太原劉氏曰。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自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江陰劉氏曰。凡人之容貌可於衆人之中求之。然當試以名實節行務見其善。必使行之。又曰。擇人任將。聖人所難。苟不試以名行而輕信委任。則豈不至於覆軍敗衆。而誤國

家之大事哉是故恃勇者無謀輕躁者無知矜己者無識傲物者志驕嫉賢者性姦妬才者心險不孝者無君好殺者無德貪財背義好色亂倫嗜酒者誤事士之名行有一於此豈可任乎必也清廉寡欲下士親賢孝敬寬仁好謀尚義明足以破姦智足以決勝讒不能入利不能動剛不好殺柔不受侮忠君之志死生不移古或有此一二斯可擇而任用苟能兼此數者則可以為人將矣此則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之道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一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太原劉氏曰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

若今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所行果有不善則吾仍自將之不使其獨將若行而果善因使勿忘其善如此者三則可成文而成事矣此乃人生之宜取士之法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太原劉氏曰治亂之道初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次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妄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六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

者專一也○江陰劉氏曰仁即上文之仁信即上文之信在事理之宜也一三軍一人之一也義亦上文之義也變權變也專即下文所謂使法在已曰專之專也此七者誠治亂之大道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太原劉氏曰初一曰受受者能容物也次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曰疾疾者機事欲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制其戎戰之服也次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色也次七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江陰劉氏曰受者受君命也即太公所謂卜吉日以受斧

鉞也。二曰法者。卑法也。即下文與下畏法之法也
三曰立者。立其計也。四曰疾者。即黃石所謂攻敵
務疾則備不及設也。五曰御其服者。整其戎服也。六
曰等其色者。戎衣既熬。必當齊其色也。七曰百官
宜無淫服者。軍中之服。宜與衆相同。不可衣異色
之服。以亂軍號也。

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太原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已。謂之專
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江陰劉氏曰。法
在於已。則不為人所撓。與下畏法。則法自重而人
不敢輕玩。法在已者。即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
者是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太原劉氏曰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聽之太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謂之道○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形人而我無形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凡張虛聲而示我者皆詐也豈可因其輕報所聽信哉昔李德裕不信有十五里光明長甲正爲此戰無小利者假如敵有十萬之衆而以千人誘我雖可以勝而後有大敵在後豈可貪其小利而輕戰哉若陸遜不擊吳班司馬懿不取小利以驚之是也○日成行微曰道疑有誤文日成宜作日戒猶言毋小聽毋小戰日戒其衆而行其至微之策故

謂之道未識是否智者詳之。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不怠惰。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凡進戰之道。正計不行。而爲邪謀所沮。則當用權以事之。其下有不服。則當用法

以治之人或不親信則當立信以一之久處而怠情則當遷動之衆心有所疑則當變更之處治若此而人不復信上則前法不可再行矣此自古兵家之政也又曰此專字與上文專字不同蓋上文之專法在於已故能行其軍令此則為人所擾正不能行故當以己意斷之若曹操既得荊州將順江東下張昭等勸於孫權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周瑜以為不可勸進兵擊之權因拔刀斫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按同遂大破操兵於赤壁此則所謂正不行則事專之一畧也

司馬灋集解卷之中終

嚴位第四

太原劉氏曰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欲輕窕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閑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注[illegible]劉氏曰位欲嚴言其任重而爵位當尊嚴也政欲栗言其所執之政至大而人皆畏懼也力[illegible]

其能養戰士以力深厚也氣欲閑言其能撫循士
卒而士氣安閑也心欲一言其上下同欲三軍之
心同一心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
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
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江陰劉氏曰等齊也比
也道義忠信是也忠忠於君信信於衆也戰陳之
間不過此二者而已人固有高下大小忠信道義
則無異也故當齊之如一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大
衆相聚故當立其卒伍以辨之卒伍既定又當定
其行列以布之正東西縱橫之位以約之若尉繚

子所謂百有二十步立一府柱是也名實猶言才名行實也人固有名過其實者譬如本無材勇而任材勇之力本無智謀而居智謀之位正若李元平為將敢發大言後果為李希烈所擒此所以當察其實而用之也一說等齊一也道即聖人治平之正道義即人臣忠孝之大義古之用兵必以道義為本故以有道伐無道以大義誅不義得之者王失之者亡此先王之戎政也今言等道義者蓋欲使三軍齊一也人人皆知此理而不敢違背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相次為行相並為列東西曰縱南北曰橫皆布列營陣之法也名實才名行實也人固有虛名而無實者有泥古法而不知機變

者有恃武勇而無謀畧者。有矜己能而不納人言者。此所以士衆全才。必當察其名實而用之。

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之則不散。

太原劉氏曰。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坐則勇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此二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江陰劉氏曰。俯低首也。坐亦跪也。凡與敵交戰。立而進者則低首而不仰視。坐而進者則坐下而待敵。畏低首而進。則遠視敵人。而不畏。坐而相待則近視敵人而不散。此明御衆進戰之法也。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
馬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勝行而寬誓之古
太原劉氏曰凡卒伍之坐使上下之人分左分右
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
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畏蔡坐甲是也誓戒既畢
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
也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
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譟之陳而待之跪
而坐坐而伏勝行則寬以誓之寬謂不狹迫其節
亦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疑有闕文未詳其
義或曰坐伏則勝者蓋兵無伏不勝甚之所伏必
當坐而潛藏深秘其形不可輕動待敵入吾伏中

然後應號而起不可繞見其兵遽然奮擊以致驚亂此其所以行而寬誓之也一說伏待敵人既受吾制固當大呼鼓譟而進然或敵人預知我謀設計而進則不可窮兵深入恐反受其制也敵或已入吾伏而輜重器械未曾委棄其衆所慮只得高阜之地必欲與我死戰又當緩之俟其釋解兵甲乞降將散然後困窮畏勝苟不顧利害大肆其威奮勇而進天道好生惡殺未必無反敗之道此所以用鐸止之也

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

太原劉氏曰噪呼而起鼓之而進欲往則以鐸止之○江陰劉氏曰三軍起行讙譟鬭鼓而進衆止

者則以鐸止之。

銜枚誓。糗膝行而推之。

太原劉氏曰。枚如箸。銜於口。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銜枚而誓。糗乾粉也。若食糗粉。則令小坐膝行而推之。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江陰劉氏曰。誓糗。誓畢乾粉粮糗。蓐食也。

執戮禁顧譟以先之。

太原劉氏曰。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譟呼以先之。

江陰劉氏曰。執戮。執殺退陣怯戰之人。禁顧禁約內顧沮衆之士。然當以身先士卒。則能執戮禁顧矣。又曰。身先士卒。在偏裨前鋒之將則可。若居主將之位。而以身先之。萬一事有蹉跌。則中營旌鼓

委之於何人。要在不言飢渴。與之安。與之危。可也。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太原劉氏曰。兩軍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江陰劉氏曰。若三軍畏懼太甚。將有崩潰之勢。則當收令勿殺。示之以和顏悅色。告以所生之理。使循省其職。勿用驚怖。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太原劉氏曰。凡行三軍之人。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必有闕文

敵方疑惑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江陰劉氏曰凡三軍交戰其戒不過嚴於分令之日今已决戰而其禁令行之不息則軍士驚惶亦不暇分食矣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佚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能久以危則能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是也危者上文噪鼓而進蹤孔所謂其勢險其節短是也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胄為固軍旅以兵刃制勝江陰劉氏曰何謂力凡糧運充積車馬堅良甲齊

衆多。兵器鋒利。皆力也。何謂固。主將有謀堅忍持重。師行有紀。士卒用命。兵不浪戰。利不小爭。皆固也。用兵以強力爲本。然非養其銳氣。鼓其怒氣。則不能以取勝。若王翦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韋孝寬不顧其嫌。士卒感勵。皆有死難之心之類是也。何謂危。戰陳以固堅爲主。然非出於危道。從於危策。則亦不能以取勝。若韓信之背水陣。鄧艾之緣崖魚貫而進。李愬之雪夜入蔡州之類是也。與敵相持。識以本心密靜爲固。然亦當以新氣爲勝。新氣者。閉營以養士氣。若王翦軍中壯士斷髮請戰是也。衣甲堅厚者。則可以固身。刀兵鋒利者。則可以取勝。此皆進戰之法也。又曰。氣何以曰新。

蓋作之則新。不作則餒矣。又曰。作氣之法有三。有銳氣。有奮氣。銳氣出於休養之閒。奮氣生於感激之際。故世平之將。必以銳氣而成功。離亂之臣。必以奮忠而濟難。此士氣之所以分。忠勇之所以立。而為將者。不可以不知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太原劉氏曰。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陣不欲疎也。徒以節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制勝。輕者便利也。○江陰劉氏曰。車。古者之兵車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戰則以此

車居先。古可用而今不可用。所可用者。惟晉馬隆之偏箱車。唐馬燧之狻猊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後之戰車。惟此可用。故周禮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徒步卒也。坐即危則坐之坐。甲鎧甲也。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重堅厚也。輕鋒利。蓋車家則難犯。徒坐則不散。甲厚則心安。兵輕則鋒利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太原劉氏曰。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

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心主惟以權變視也○江陰劉氏曰人有取勝之心則一心求戰而惟敵是視矣人有畏敵之心則一心懼敵亦惟懼是視矣兩心交定者言彼此之心各有所算而兩相交定也兩利若一言彼之利在何處我之利亦在何處使彼此之利明見如一而不可失也兩為之職言彼何人可以當吾某將何人不足以當吾某將使彼此相當皆非吾敵然後以權謀觀之用圖進取之計此即孫子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意也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

列戰謹進止。

太原劉氏曰。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為輕重可也。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與人

戰要謹進　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謹。被敵襲之則無以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乘我。必至於敗。○江陰劉氏曰。凡步騎不兼。兵器不利。資糧不多。謀策不長。倍道兼行越險而進。疑信請和。皆謂輕也。以輕行輕者。若李陵恃荆楚劍客之勇。而橫行沙漠之類是也。將出畸數。兵出市民。固壘重營。糧車塞路。遲疑而緩。卜吉而行。矜尚虛名。況君臣戰頻兵數。患千里饋人皆所謂重也。以重行重者。若先主連營六十里。秦符堅竭國遠征之類是也。以輕行重者。當以重兵進取。乃以輕兵挑之。此所以力不能敵而取敗也。以重行輕者。當以輕兵而入。乃以重兵取之。此所

以猝遇敵人而受戰者故善戰者動則相為輕重居則謹其甲兵行則謹其行列戰則謹其進止此所以無輕重之失也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戰舒鼓欲其重也舒緩徐也重遲重也鼓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江陰劉氏曰慊愜也快也率率先也言凡事以敬為主則能快愜衆心凡

事率先而行則能使人悅服。主將威令過於頻煩。
亦謂之輕。若諸葛亮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是也。
主將威令過於閑暇。則謂之重。若李廣舍止不擊
刁斗。幕府省文書。是也。奏疾也。急也。舒緩也。徐也。
凡兵以鼓進。鼓聲太急則失之於輕。太舒緩則失
之於重。服。戎服也。膚。如肌膚之淺薄也。凡戎服之
製淺薄則失之於輕。戎服之製華美則失之於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太原劉氏曰。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
行重地也。○江陰劉氏曰。凡車馬堅良。甲兵鋒利
所謂輕重得宜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太原劉氏曰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死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主將謀畧與衆雷同而無過人之智故戰無所獲之利也主將專於己見不用人之良策即太公所謂勿以獨見而違衆故戰則必敗所以士卒多死也主將無死敵之志剸必求生所以部下多疑惑也主將恃勇無謀惟知死戰所以多不勝也此即孫子

將有五危之意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太原劉氏曰凡在下之人感惠之心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江陰劉氏曰好生而惡死者人之常情也然在上者誠能感之以恩撫之以義則人視死如歸矣死愛者如吳起吮疽而卒死於敵是也死怒者若田單令燕軍劓齊降卒是也死義者若田横之壯士死於海中是也死利者非言玉帛子女蓋爵祿功賞皆是也此所以能致其死於利也五死之理惟義近於此其詳見下文。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江陰劉氏曰教法令也道忠義也言進戰之道以法令約束三軍則三軍畏法而有死敵之志若李光弼麾旗者三而諸軍爭奮之類是也以忠義約束將士則將士感激而有死難之心若李晟屯兵渭橋士皆雪泣從命之類是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斯言信有徵矣。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太原劉氏曰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闘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凡與敵戰有勝有負勝者得乎天得乎人也負者失乎天失乎人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

太原劉氏曰皆息未詳猶瞬息也未知是否凡欲與人戰三軍警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命無過瞬息之間○江陰劉氏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蓋三軍

之交戰也。一曰定戰期。二曰決勝負。三曰收衆軍
事乃完矣。後欲再戰。非出旬日。明見可勝之利則
不可舉矣。凡此皆息。乃一人之事。故定而即止。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太原劉氏曰。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即下文執
略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搴旗也
執持也。略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
謂本也。或用本。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江
陰劉氏曰。凡用兵而有大善者。蓋用其本故也。舉
天時。順人事。伐叛以仁。懷柔以義。故不事兵革。一
舉而天下乃安。所謂用其本也。其次得人心。因地
利。治亂以兵。誅逆以武。故力事干戈。一戰而天下

亦定所謂用其末也本末之道固雖不同然實貴方畧守其微密以權行之此所謂本末准權也又日權時宜也當用本則用本當用末則用末也守微即黄石所謂絆能守微是也又曰微密當作微弱蓋為國之道强大易為微弱難守昔越為吳所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既而反國乃苦身焦思坐臥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與百姓同其勞苦越二十年一舉而遂滅吳漢王既入漢中乃燒棧道絶其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後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遺羽使羽北擊齊趙故不數年而成帝業此皆操持方畧守其微弱之

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太原劉氏曰。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節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吳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江陰劉氏曰。凡取勝之道。三軍之衆。舉動若使一人。故併戮力同心。而可以取勝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太原劉氏曰。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將前衛者。有鼓之使步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者。

前顧前、後顧後者，看敵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之，七動皆齊，齊則人小畢戰，三軍皆進矣。江陰劉氏曰：設為一軍取法之號，故因各物之用而取其聲音以紀之也。其節備於尉繚子勒卒令篇。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

太原劉氏曰：與人戰，行列車馬甲冑既固，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待盡行，凡重兵盡行則危殆，亦不失矣。○江陰劉氏曰：凡戰陳既堅固，則不可用厚重之兵，要用遲重之兵，則不可輕率而進。既已輕率而進，則不可盡數而入，若盡數而入，不留援兵於外，則必至於危殆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使人可陳為難。又非使可陳為難。使人可用為難。言得人而任之。則可陳矣。猶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又非知之為難。然行之為難也。江陰劉氏曰。此言陳易而用人難。知易而力行難耳。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太原劉氏曰。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也。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

化民成俗之義。江陰劉氏曰有一方之人必有一方之性。所謂性州異者。言其居處飲食言語衣服。各有不同也。一方之性與一州之性不同則以一州之法教之。而成一州之俗。一州之俗與天下不同。則以天下之道化之。而成天下之俗。此所以可陳可用而可行也。道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行之道是也。

凡衆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

太原劉氏曰。凡兵之衆寡既勝與否。兵刃不告其利甲胄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馬匹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上。亦誇伐之意。衆士不自誇其功反

是則不得其為臣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此一節即前篇上貴不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之意○江陰劉氏曰凡衆寡與敵交戰既已勝矣則不必言若有不勝為主將者兵不戒以鋒利甲不戒以堅厚車不戒以輕固馬不戒以馴良衆不戒以自多將欲復戰愈不得其理矣自多猶言恃其兵衆而不知其戒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勝則與衆人分善分善謂與衆人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其賞罰若使人

戰敗有不勝。咎過在己。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江陰劉氏曰。若戰已勝。則與其下各分其善。不可以為己功。若欲再戰。更當重其賞罰。恐人恃其前勝而不力也。若戰而不勝。則其責在己。不歸於下。再戰則當誓其士卒。以身先之。亦不可依前敗之法而行。凡依前言而戰。或勝或負。勿相反其道。此謂之正法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太原劉氏曰。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敵之。使

戰。以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鬪。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其謹惰。以功較其所勝。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也。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人事者勇也。堪與衆持久者信也。○江陰劉氏曰。凡居上而弔其民也。以仁救其患。以義戰其國。以智決其勝。以勇鬪其力。以信一其心。以利勸其志。以功勝其敵。故民之心合於仁。士之行合於義矣。堪任也。能也。物事也。言爲將而能任其大事者。以其有智也。能克其大敵者。以其有勇也。能與衆持久者。以其有信也。

讓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効其力。子一作予

太原劉氏曰。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洽猶許也。不循求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己。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力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人有堪物堪大之才。又能謙恭而和。使人懽洽。雖自己之子。亦當薦之。非為循其己私。若祁奚之薦祁午是也。蓋薦賢為人。非為乎己。故與人爭之。若子皮之薦子產是也。此所以能悅人之心。而能使人効其力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者。避其

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銳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夫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微靜兵少而靜也強靜兵多而靜也閑窕人閑而力深窕也大懼大敗而驚惶也小懼不驚而益備也此言當審敵之強弱虛實而擊避也

用眾第五

太原劉氏曰用眾者用眾以戰也以首有用眾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利煩眾利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陣。若用衆宜整治其陣。兵寡宜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或思隨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用衆之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方止齊焉。用寡要之。進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

江陰劉氏曰。所用之兵若少。陣宜堅而固。所用之兵若多。陣宜嚴而治。少利教順。多利法正。用衆而進。當思所止之地。用寡而進。當思所退之路。蓋進不思所止之地。是貪而無智也。退不思所出之路。是拙而無策也。此用兵之大忌也。

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

太原劉氏曰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其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illegible]分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江陰劉氏曰遠累闕之即孫子所謂圍師必闕是也闕之之勢若分兵而迭擊使敵人進而不能去也少以待衆衆必疑懼吾當身先士卒自尊用之若慕容農之擧石越言彼甲在外我甲在内之類是也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太原劉氏曰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又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偏裨部將擅專敵人之利乘勝進取則當釋吾之旗迎而返之遥

因敵來可克。恐其深入、陷伏也。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畏。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太原劉氏曰。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如張遼突入吳衆而無受圍是也。敵人若寡必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江陰劉氏曰。若敵衆我寡。猝與敵會。則當相度其衆而受其圍畧然後四面奮擊。若高歡爲圓陣於韓陵以破爾朱兆是也。敵或受圍於我。若寡若畏。吾當避之開之以縱其生路。恐其併力致死於我也。困獸猶鬪。况人乎。正謂此耳。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懸舍環龜。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右高

左險者若背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也○江陰劉氏曰歷過而不息也滯沮澤也圯毀地也環龜地形背高而圓如環龜之狀也屯營者當營於環龜之地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無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江陰劉氏曰設其計以觀敵之動作視敵之變而後舉若

有所待。則撫循其士卒而勿擊。其鼓待其衆既作。必欲攻我。我則屯聚其兵。伺其變動而擊之也。以必有缺文。義甚不廣。

凡臨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或計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觀其治亂如何。〇江陰劉氏曰。敵或衆或寡。必當伺之。以觀其變動。一進一退。必當察之。以觀其陣固與不固。敵處危困。必當審之。以觀其懼與不懼。敵雖

安[illegible]必當覘之以觀其心怠與不怠又必誘而動之以觀其疑與不疑探而襲之以觀其治與不治。不固則邀之怠懼則逼之息惰則擊之不疑則進之乎治則攻之此與下文擊疑之意雖同而應變則異也。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

太原劉氏曰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也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江陰劉氏曰擊其疑若蘇茂陣動而寇

倘擊破之是也。加其害。若杜預遣周旨伏兵於樂鄉城外。縱軍入城以虜孫歆。是也。致其屈。若[illegible]閉營休士以屈周建是也。變其規。若于謹料蕭繹之必出下策。乃令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之類是也。因其不避。言敵與我遇。自知兵力不及。而不知避。必與我戰。則其措置乖方。陣亂不整。可因而擊之。即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是也。阻其圖。若陸抗決堰以阻羊祜浮船。改以車運。兵費功力。又若韋孝寬宜於華谷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之類是也。奪其備。若李愬處吳元濟倚任於董重質。乃訪董重質之母。令以書名之之類是也。乘其懾。若達頭聞史萬歲之名。懼而引去。萬歲追擊大

破之之類。是也。此即太公十四變可擊之意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太原劉氏曰。凡從敵人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江陰劉氏曰。若追奔一敗之敵。則當乘勝長驅。若唐太宗之平薛仁杲於圻墌是也。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而勿進。若于謹偽立路左以邀齊神武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太原劉氏曰。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用兵當謹進退也。註亦與此同。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必致疲弊休息若久有畏懼之心○江陰劉氏曰凡與敵相對不見勢而先動者必先疲弊然見可而亦不進則必反有畏懼之心或曰兵法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今言先則弊者何也蓋此言對陣不可先舉彼言預為討賊之計也故止而不動則人心怠惰然徒勞不止而人亦必疲弊久止不還則亦反生懼心必若王翦乃善撫士卒使之投石超距可也。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太原劉氏曰。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故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爲將不可內顧若李晟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晟家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泣下數行曰。天子安在。敢言家乎。又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是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太原劉氏曰。揀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江陰

劉氏曰此言戰勝取用之法也選良選用敵之賢良而代之也若晉用苗賁皇吳用伍員唐李愬拔用李祐是也次兵得敵人之兵器車馬繕次而用之也此所謂取人之強而益吾之強也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舟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專巳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江陰劉氏曰棄任棄其所負之任也節食計其日用之糧而節食之也

若王鎮惡之入關中。令留千士食畢。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乃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而艦乘衣糧並已逐流。惟以死戰。以立大功。是也。此所以開道于衆人。死敵之意。乃自古之我政。是也。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正謂此也。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冬十有一月之吉

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吉安邢表　刊

司馬灋下卷之終